

红人堂·魏玉祺

## 母亲的“三寸金莲”



家乡的小山村。



仰望星空，感念母恩。

2025年三月初一。在山李村的山沟里，乡亲们在春寒料峭的槐树底下吆喝，一切宛如小时候，熟悉、自在，都很淡然。

三天前，在开往老家的飞机上，我望着窗外云朵翻滚，机翼穿插其中，金色的光照在云朵上，金山一般绵延不尽，恍如黄土高原上的傍晚，似曾相识却又无从辨识。

二十多年来，在这条航线上我每年总要奔波多次，因为在一个叫山李的地方，有着母亲的守望。而这次回去，却是为了纪念母亲的远去，已然三个年头了。

2022年三月初一。傍晚的天有些冷，昏暗得早，约着友人一起去吃个便饭，刚坐下点菜，二哥打来电话，告知母亲刚刚离去。我有些惊讶，但又异常冷静，尽可能地询问了细节，便默默地挂了电话。回到餐桌，原本不想喝酒的我，忍不住喝了起来。

后来的事我不大记得了，依稀记得给家人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，记得抱头痛哭，记得找不到回家的路……

此后的两年，我回过两次老家，家门口的山坡依然野草郁郁，门前的槐树依然挺拔苍翠，一切显得既熟悉又陌生。我在母亲的坟头驻足默哀，不愿离去。

前段时间给女儿讲故事，讲着讲着就讲到了母亲。母亲是我见过胡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拥有“三寸金莲”的女人。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对“三寸金莲”甚为好奇，他们或许只在电视剧中见过，对这种“病态的美”，毫无感知。但我是知道的。母亲曾在我二十岁的时候给我讲过。当年幼的她，被大人用粗布硬生生把脚的前部分缠裹起来的时候，疼痛使得她根本没办法下地走路。年幼的母亲大抵不明白“小脚女人”的含义，但她知道，世间如此，自己只能如此。

我给母亲洗过脚。一层一层褪去裹着的白布，变形的脚掌让人惊悚，不忍直视。扭曲的脚趾头一个叠着一个，脚前掌被卷起来，像极了被扭曲的时空，我只记得我默默地流着眼泪，轻轻擦拭着她的脚踝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

母亲说，女人的脚步不是用脚板大小丈量的。她用自己的“三寸金莲”走过了人生的九十个春秋。

在烟雨的江南，我有时做着奇怪的梦。

我梦见自己顶在一辆硕大的架子车后，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推着车翻过好几座大山，车上是一头两百多斤的猪。当我跟二哥把这头猪安全送出后，回家看到母亲不停地唠叨：怎么可能还差十五斤，怎么可能还差十五斤？

我梦见离村口三十多里的邮政所，几乎每隔一天，踏着“三寸金莲”的母亲总会披着晨光从村口急匆匆地赶出，而又拖着灰暗的夜色潜回家里，那段时间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三哥失去讯息，邮政所的信件成了母亲最为牵挂的“口粮”。

我梦见回到山李村，站在自己从小长大的院子门口，我绕到窑洞后门，看到了母亲的背影，佝偻着身子在灶台前，“三寸金莲”似乎踩着一道光……

这种梦很多，我往往记不得梦的原貌，总在似睡非睡中把这种状态当成了一种生活。

三月初一，是我五十岁的生日，也是母亲三周年忌日。我跪在母亲的坟头，看着漫天舞起的尘烟，隐在黑色的夜里，安静而自然。

扫描二维码  
可欣赏全文

红人堂·张炯炯

《朝花夕拾》：  
一剂解四十不惑的良药

《朝花夕拾》是鲁迅唯一一部回忆性的散文集。取意为早上的花晚上来拾取，创作于1926年，后添写《小引》和《后记》重新编订而成。

当时鲁迅先生已凭《狂人日记》确立了中国白话小说第一人的地位，但是经过了“三·一八惨案”，不得不临时南下避难。或许编写这本小册子不过是他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。

40多岁年纪，生活、精神上负累可想而知，他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完成文字梳理。同样40多岁的年纪，再读，觉得“不惑”不是因为不惑，是因为对惑的无力、对惑的清醒，然后是清醒后的依然前行。

小书较为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经历，文字清新隽永，读来质朴明白。淡雅的笔锋与鲁迅一贯的辛辣不甚一致，只是冷峻下的炙热深情，简洁中的明心见性依然清晰可见。

炎热不止于广州的夏天，还有内心的焦躁。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才会奢求在忙乱纷繁中去探求一分清静，在记忆交错中得到一片安静：如鲁迅写童年之事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怀念长妈妈的《阿长与〈山海经〉》以及对藤野先生的深深怀念……

鲁迅先生给人的印象总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辛辣，可是越是这样温柔的呈现，越是能够表达出他内心的底色，那是对于民族兴亡的责任和担当。

书中汇集了很多鲁迅对于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。那一句：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，相传叫做百草园。便带出了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；

他擅长用白描方式写人物，寥寥数笔，把闰土父亲的捕鸟技巧写得简单却又表达出了感情；

对保姆长妈妈的深情回忆，更是把一套《山海经》记了一辈子。

就像萧红对鲁迅先生的回忆，笑声是明朗的，是从心里的欢喜，甚至连烟卷都拿不住了，常常笑得咳嗽起来。

都说，因为年纪大了，才学会回忆。浅浅短短的人生里有很多个温暖的片段拼凑在一起，那人生的温度自然高。

总是不自觉地想到了苏轼，乌台诗案之后一路被贬，他却活得自我潇洒，内心充裕。都说他是当下中年人的典范，总是设想，假如当年苏轼也是一路高歌猛进，仕途光明，他是否也会这样顿悟和清醒？

可是，鲁迅先生不一样。他不要当下生活的安逸，而是唤醒，比如以笔为刀。也正是这种源于对国人苦不堪言的生活的无能为力，才让他带着异于常人的清醒觉知。也只有在这个时候，读懂了鲁迅先生的沉重。

如果没有深深的爱，哪里来的沉沉的责任？唯一的解释是：信！坚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能够唤醒大众，相信民族、国家必强盛。

一个人能够清楚地定位自己是多么不容易，而鲁迅先生最为可贵的一点，那就是始终保持清醒。而被生活、工作、人生价值林林总总包裹着的我们的清醒又在哪里？

